

《礼经学》校点札记

周 洪

摘要：作者在对曹元弼的《礼经学》进行整理过程中发现有标点错误，本文共指出 27 处标点错误，并根据相关文献进行校证，减少《礼经学》整理本的错误，为读者提供更精审准确的版本。

关键词：《礼经学》；标点；校证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41-04

受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委托，负责校点礼部类著作曹元弼《礼经学》。虽说《儒藏》编纂中心并不要求校点者查找注明引文出处，自己仍按先师当年教导“做古籍整理工作，必须查出所有引文出处，方能措手”，将书中数千条引文一一查出后，才下手标点。这一查寻，竟发现一些很可以说说的情况。

1. 《礼经学》P592 下 8 行：“冠礼经详故记惟言其义。”

按：由于古籍著作皆无标点，且用词极简，曹元弼著《礼经学》，《礼记》之《记》与《仪礼》各篇后补充经文不足之“记”，皆以“记”一词表述。究竟此“记”为《礼记》之《记》，还是《仪礼》中补充经文不足之“记”呢？经查，发现此句出自沈彤《仪礼小疏》卷一“按：《冠礼》诸辞即经也。《士昏礼》经未及辞，故于‘记’补之。又《冠礼》经详，故‘记’但言‘冠义’。《昏礼》经略，故‘记’皆补其所未备，言各有当，不可以彼而例此也。”据此，我们可知，此“记”为《仪礼·士冠礼》经中后之“记冠义”之“记”，而不是《礼记》之《记》。故标点当为：“《冠礼》经详，故‘记’惟言其义。”

2. 《礼经学》P668 上倒 8 行：“案此略本记为说。”

按：查寻下文所引用皆为《礼记·祭统》、《礼记·祭义》之经文，可知此“本记”之“记”，为

《礼记》之文，故此“记”当用书名号，故标点为：“案：此略本《记》为说。”

3. 《礼经学》P575 下 7 行：“丧服传本郑注所引与周礼注杜子春二郑说一例。”

按：此句中的“丧服传”为《仪礼·丧服》篇中“传曰”之“传”呢，还是为另一著作？很可斟酌。因为曹氏在《礼经学》中将《左传》、《诗经》毛传及《仪礼·丧服》篇中之“传曰”之“传”，皆简称为“传”。不查原文，无法使用书名号。此句的关键词是“丧服传本郑注”中的“本”字，表明“丧服传”来源于郑注，那么“丧服传”的作者当在郑玄之后。因郑注晚于《仪礼·丧服》，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此，“丧服传”就不可能为《仪礼·丧服》文中的“传曰”之“传”。那么此“丧服传”究竟是何人所著呢？据查，生卒年晚于郑玄的王肃曾著《仪礼丧服传》，简称《丧服传》。王肃著此书皆据郑玄注，但凡郑注，王又必驳之。故此句标点当为：“《丧服传》本郑注，所引与《周礼注》引杜子春、二郑说一例。”

4. 《礼经学》P661 上倒 9 行：“传曰兄弟致美求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亲之道也。”

按：查原书，此“传曰”为《左传·文公十五年》文，非《仪礼·丧服》篇中的“传曰”。故标点为：“《传》曰：‘兄弟致美。求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亲之道也。’”

5. 《礼经学》P670 上倒 7 行：“传曰燕而尽其私恩。”

按：经查此“传曰”之“传”，为《诗经》毛

收稿日期：2009-02-22

作者简介：周洪（1956-），女，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献整理。

传，按照本人《礼经学校点说明》，《毛传》之“传”用引号，《左传》之“传”用书名号，《仪礼》篇中的“传”不用符号，以作区别。故此句标点：“‘传’曰：‘燕而尽其私恩。’”

6. 《礼经学》P735 下 2 行：“传曰何如则可谓兄弟传曰小功以下为兄弟此传中引传相证明也。”

按：此“传曰”为《仪礼·丧服》文，故此句标点：“传曰：‘何如则可谓兄弟？’传曰：‘小功以下为兄弟。’此传中引传相证明也。”

7. 《礼经学》P765 下 6 行：“经曰豫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注曰豫谓州学也读如成周宣榭灾之谢周礼作序凡屋无室曰谢宜从谢今文豫为序序乃夏后氏之学亦非也郑据尔雅易经字如此。”

按：此句“郑据尔雅易经字如此”的动词是“易”，即改易，变易。不查上文“成周宣榭灾”为《公羊传》之经文，极易将郑氏改易经文误为郑氏所据《易经》，标点成“郑据《尔雅》、《易经》，字如此。”此段标点为：“经曰‘豫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注曰：‘豫谓州学也。读如“成周宣榭灾”之谢，《周礼》作序。凡屋无室曰谢，宜从谢。今文豫为序，序乃夏后氏之学，亦非也。’郑据《尔雅》，易经字如此。”

8. 《礼经学》P582 下倒 10 行、《礼经学》P854 上 2 行：“韩昌黎读仪礼云……。”

按：《读仪礼》为韩昌黎文集《原道》中一篇名，并非谓韩氏读《仪礼》云“……。”不查原书，极易混淆致误。

9. 《礼经学》P677 上倒 2 行：“门一闾依孔疏贾氏以为二闾。”

按：此句若不查出原文出处，则“门一闾”，是孔颖达、贾公彦一致认为门“二闾”孔疏、贾氏间用顿号，标点为“门一闾，依孔疏、贾氏以为二闾”呢，还是“门一闾”是孔颖达的观点，而贾公彦则以为是“门二闾”呢？不清楚。据查，此句出自盛世佐《仪礼集编》卷一：“闾有二说。谓门只有一闾者出于孔疏，后儒多宗之。贾疏则谓门有二闾，今以朝聘时宾介入门之节推之，贾疏为长，详见《聘礼》。”据此可知，“门一闾”为孔疏之义，贾氏另有“门二闾”之说，盛氏以为贾氏观点为长，便附于“孔疏”之后，故“依孔疏”下用句号。此句标点当为：“门一闾，依孔疏。贾氏以为二闾。”

10. 《礼经学》P601 上 7 行：“姆辞婿授绥辞。”

按：如不明白原文之义，此句很难标点。似乎可标点为“姆辞，婿授绥辞”，亦可标点为：“姆辞婿，授绥辞。”查《仪礼·士昏礼》：“婿御妇车，授绥（新妇），姆辞不受。”《仪礼·士昏礼·记》：“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这两段是说婿驾着喜车来迎新妇，将上车之绥交给新妇，姆替新妇婉辞道：“没有教她执绥上车的方法，不足以接受您的礼遇。”没有接受婿所授之绥。根据《士昏礼》文，可知第一个“辞”为辞让、推辞，即姆辞谢婿授绥。后一个“辞”为“文辞”。即姆所辞谢之辞“未教，不是与为礼也”，故此句中不断：“姆辞婿授绥辞”。

11. 《礼经学》P604 上 11 行：“案着诚去伪礼之经也三百三千莫不由诚不诚无物则是仪也非礼也。”

按：三百，即经礼三百，指《周礼》所记录的三百六十官职。三千，即威仪三千，指《仪礼》中庞杂繁密的仪式。《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注：“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礼记·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颖达疏：“威仪三千者，即《仪礼》行事之威仪。《仪礼》虽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故此句标点：“案：着诚去伪，礼之经也。三百、三千，莫不由诚。不诚无物，则是仪也，非礼也。”

12. 《礼经学》P611 下 8 行：“周时百家以上皆有饮酒礼其读法书贤视党正也。”

按：此句易将“书”当作“读”之宾语作名词用，误标为“其读法书，贤视党正也”。此句原自《周礼·地官·党正》：“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即年初时，党正要召集民众读法，并记录他们的德行才艺。另外，《周礼·地官·闾胥》也有：“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这是说每到年终官员评比时，要宣读为官勤政之法，并记录那些勤勉奉公官员的功绩。据此，可知“其读法书贤视党正也”中之“书”，为动词书写，记录之书，而非名词书本之书。故此句标点为“其读法书贤，视党正也。”

13. 《礼经学》P649 下 10 行：“胡氏云诸说发明经义精矣然舅姑之服虽期而与他服异通典刘系之问子妇为姑既期縗衣邪荀诩答曰子妇为姑既期除服时人以夫家有丧犹白衣吴氏澄云期之后夫未除服妇已除服而居丧之实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实三年也故大戴礼云与更三年丧不去。”

按：此段话涉及的书有几种，人分数代，话里套话，所以复杂。经查原文，此为曹氏引胡培翬《仪礼正义》文。因为吴澄为元代人，时代后于《通典》，故吴氏语不在《通典》之内，吴氏所云为胡氏所引。

《大戴礼》虽早于吴澄，查《吴文正集》卷十六文，此句止于“而实三年也。”“大戴礼云与更三年丧不去”句引用者仍为胡培翬，而非吴澄。此句标点如下：“胡氏云：诸说发明经义精矣！然舅姑之服虽期而与他服异。《通典》：‘刘系之问：子妇为姑既期，綵衣邪？荀诌答曰：子妇为姑既期，除服时人以夫家有丧，犹白衣。’吴氏澄云：‘期之后，夫未除服，妇已除服而居丧之实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实三年也。’故《大戴礼》云：‘与更三年丧，不去。’”

14.《礼经学》P795 下倒 1 行：“李氏如圭云父卒君母存妾子为其母当何服案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则父在为妾母亦杖期同宫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申三年可知万氏斯大云齐衰三年首言父卒则为母下即及继母慈母因知妾子之为其母当与此同经不言者包于父卒为母之中也……胡氏云自父言之则有嫡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则生我者即母妾子之于母与嫡子之于母同经无所生母明文谓即包于父卒为母之中其说是也。”

按：此段文字从“李氏如圭云”至“胡氏云”亦引自胡培翬《仪礼正义》，只将《仪礼正义》中胡培翬“案”改为“胡氏云”。加上各人句中又多引经文，故标点曹元弼《礼经学》时，须句句查明是何人所言、何人所引经文再进行标点，以免混淆不清。此类引文还有许多，不一一例举。此段文字标点如下：“李氏如圭云：‘父卒君母存，妾子为其母当何服？’（李氏）案：《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则父在为妾母亦杖期，同宫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申三年可知。”万氏斯大云：“齐衰三年，首言‘父卒则为母’下，即及继母、慈母，因知妾子之为其母当与此同。经不言者，包于父卒为母之中也。”……胡氏云：“自父言之，则有嫡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则生我者即母，妾子之于母与嫡子之于母同。经无所生母明文，（万氏）谓即‘包于父卒为母之中’，其说是也。”

15.《礼经学》P737 上 11 行：“凡仪礼中职官制度无一不推本周礼足征周礼为经周礼举行事大法而节文次第备在仪礼。”

按：此段文字如不与上文“《周礼》，官所守

之法；《仪礼》，法所分之事。法，经也；事，纬也”相联系看，按现时标点多用排比句式，则极易标点成“推本《周礼》、足征《周礼》、为经《周礼》。”那么下句的“举行事大法”就没有主语了。“足征《周礼》为经”来自“《周礼》，官所守之法，……法，经也”之句。所以此句当标点为：“凡《仪礼》中职官制度，无一不推本《周礼》，足征《周礼》为经。《周礼》举行事大法，而节文次第备在《仪礼》。”

16.《礼经学》P737 下 9 行：“而经之训法曲之训事训屈曲皆一以贯之矣。”

按：此段文字极易将所有的“训”字当作动词，误标点成：“而经之训法，曲之训事、训屈，曲皆一以贯之矣。”如此，“法”字为动词“训”之名词宾语，“法”如果联上“训”，那么“曲皆一以贯之矣”，就没法联上前句语气，难以明义。但观上文：（《周礼》、《仪礼》）“二礼相经纬”、“经曲者，即经纬”，可知曹氏意“经”谓《周礼》，“曲”指《仪礼》。“法曲”之“法”为动词“效法”、“效仿”，所以此句标点为：“而经之训，法曲之训事、训屈，曲皆一以贯之矣。”

17.《礼经学》P737 下倒 2 行：“愚欲取江氏书隐括联缀更考经文郑注补其未备为周礼作释例专书抑亦圣人正名经曲之意欤。”

按：此句极易将“郑注”作“补其未备”之主语，那“为《周礼》作释例专书”就没有主语。所以“经文郑注”为“愚”即曹氏自己所考部分，此句当标点为：“愚欲取江氏书，隐括联缀，更考经文郑注，补其未备，（愚）为《周礼》作释例专书，抑亦圣人正名经曲之意欤！”

18.《礼经学》P751 下 10 行：“周礼注以有故为丧祸举其大者言之即非丧祸苟有故焉亦不以不用令罚之也曰然则汪氏中释媒氏文非欤曰非也汪氏所言越王勾践之法非周制。”

按：此段文字如不查《周礼·地官·媒氏》原文，便无法标点。经查标点如下：“《周礼》注以有故为‘丧祸’，举其大者言之，即非丧祸，苟有故焉亦不以不用令罚之也。曰：然则汪氏中释《媒氏》文‘非欤’曰‘非也’。汪氏所言（乃）越王勾践之法，非周制。”

19.《礼经学》P763 下倒 9 行：“夫及庭至拜酒与入大门至升堂其时之疏数正同歌乐之道间若一

断无同此一倾而歌之多少悬绝者。”

按：如果不查引文出处，按习惯思维极易将此句标点成：“间若一断”。“间若一”，即音乐、声调间隔节奏快慢、疏密始终如一。见《仪礼·大射仪》：“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间若一。’”此句标点：“夫及庭至拜酒，与入大门至升堂，其时之疏数正同歌乐之道，间若一，断无同此一倾而歌之多少悬绝者。”

20.《礼经学》P775 上 1 行：“缮人注郑司农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诗家说拾谓鞞扞也后郑云鞞扞着左臂里以韦为之。”

按：此句须清楚《周礼·夏官·缮人》注为郑玄所注，郑司农引文为郑玄所引至‘拾者，所以引弦也’止。而“后郑云”为曹氏所述语。查《周礼·夏官·缮人》郑玄注：“郑司农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诗》家说……拾谓鞞扞也。……鞞扞着左臂里，以韦为之。”此句当标点为：“《缮人》注‘郑司农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诗》家说拾谓鞞扞也。后郑云：‘鞞扞着左臂里，以韦为之。’”

21.《礼经学》P773 上倒 7 行：“燕射二经有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射人其官名也。”

按：此段文字如不理解射人为职官名，主射礼之职，则易误。据《礼经学》P564 上倒 6 行：“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司射，皆射人。”可知射人包括大射正、小射正、司射三职，以下大夫为之。射人为官职名。此句标点：“《燕》、《射》二经有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射人，其官名也。”

22.《礼经学》P827 上 10 行：“礼文章显如是而后人犹有谓王说实本于礼。”

按：“章显”即“彰显”，故“礼”不能断开为“礼，文章显如是。”此句标点如此：“礼文章显如是，而后人犹有谓王（肃）说实本于礼。”

23.《礼经学》P752 上倒 5 行：“妇，舅姑生则寝见之，没则庙见之。生则馈于寝，没则祭于庙。两事以寝、庙分存没，以嫡、庶分行否，不以馈与见为存没。相对谓生不馈者，死不见也。孔子亦云：‘庶妇亦以枣栗啖修见舅姑。’”

按：据查，“庶妇亦以枣栗啖修见舅姑”并非

出自于孔子，而是出自于《礼记正义》孔颖达注，所以“孔子”当改为“孔疏”。

24.《礼经学》P780 下倒 10 行：“士丧礼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诸面之右注扱诸右掖之下带内取便事面前也。”

按：查《仪礼·士丧礼》注疏本，句中之“注”非《仪礼》郑玄注，为贾公彦之疏，且前后文错置。此句须标识出注，说明此句中之“注”非郑注，实为贾疏。此句标点为：“《士丧礼》：‘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诸面之右。’【注】：‘扱诸右掖之下带内，取便事。面，前也。’”

25.《礼经学》P754 下 11 行：“必有一文书具载女之姓名生年月日其父母为何人其行为几俾婿家确然无疑。”

按：此句易将“行”读成“行为”之“行”，以“行为”为一词，那就无法理解此句内容了。封建社会女子有姓无名，此“行”指排行，“其行为几”是指此女在家排行为第几，如孟姜女即姜家的大闺女。故标点为：“必有一文书具载女之姓名、生年、月日，其父母为何人，其行为几，俾婿家确然无疑。”

26.《礼经学》P783 上倒 9 行：“《校释》曰：‘经云宰，东夹北，此宰，胡氏以为内宰，是也’；《礼经学》P809 下倒 10 行：“胡氏言逆降义本经传，皆足以发明注说。”

按：查曹氏《礼经校释》及胡培翬的《仪礼正义》原文，方知此“胡氏”为胡匡衷，而非曹氏在《礼经学》中多次引用的胡培翬。曹氏引用胡培翬的《仪礼正义》文时，亦以“胡云”称之，如不查原文，不知此胡氏为何胡氏。

27.《礼经学》P789 上倒 3 行：“据《司仪》云：‘北面诏明神’，则方明之神即盟神。”

按：经查《周礼·秋官·司仪》无此句，此句却在《周礼·秋官·司盟》文中。且“方明之神即盟神”亦可知原句误。

从以上列举的例子可知，古籍整理如果不认真按文寻绎，查明其引文的原始出处，那么古籍中的文句不仅无法标点，还极易混淆其文章内容，给阅读造成极大的混乱，那样的古籍整理肯定是达不到整理的目的。

（责任编辑：黄云鹤）